

当代名人爱情珍闻录

王正年 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当代名人爱情珍闻录

王正年 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 位

当代名人爱情珍闻录

王正年 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 7.75 180千字

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合肥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8,400册

书号 7054·068 定价 1.60元

ISBN7-80016-007-6/G5

前　　言

爱情是生活的重要侧面，爱情会使人的青春更加美好，每个人到了青春妙龄，都面临着这一永恒而又新鲜的课题。

为了帮助广大青年男女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正确处理好恋爱、理想、工作三者的关系，以促进青年人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工作，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编者选了这个集子。

这个集子共辑录当代名人爱情珍闻三十八篇，是从近年来出版的书籍、期刊、报纸中精选而成，有的标题为编者所加，有的文章略有删节。这些名人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民主人士、有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他们的爱情生活是那样的纯真和高尚，是那样的甜蜜和富有诗意，是那样的五彩缤纷和令人敬慕，实在可以令青年人奉为楷模。

希望广大青年男女都来读一读这个集子，将会从中收到有益的启示。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仲秋于合肥

目 录

塘边的爱情	
——贺子珍与毛泽东	(1)
模范夫妻	
——周恩来与邓颖超	(10)
李大钊和他的妻子	(23)
爱在风雨同舟中	
——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故事	(25)
“永别痴郎”的爱情	
——恽代英与沈氏姐妹	(29)
从那片国土到这片国土	
——李立三与华籍俄罗斯人李莎	(37)
难以忘怀的记忆	(46)
思君吟咏到天明	
——陈毅与张茜的爱情故事	(53)
王稼祥与朱仲丽的爱情故事	(62)
西山红叶寄深情	
——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爱情故事	(66)
异国姻缘	
——马海德与周苏菲的爱情故事	(70)
诚挚的爱	
——孙中山与宋庆龄	(75)
虎穴救亲	气球画
——廖仲恺与何香凝的爱情故事	(82)
冯玉祥与刘德贞	(87)

张治中与洪希厚	(91)
我与郁达夫的婚事	(93)
爱在事业中	
——鲁迅与许广平	(102)
爱的思索	
—— 葛琴的两次姻缘	(106)
万金难买生死情	
——吴晗与袁震的爱情故事	(118)
才子配佳人	
——邓拓与丁一岚	(122)
甘苦曲	
——作家秦牧与紫风的爱情故事	(127)
我的婚姻	
——(132)	
奇人奇妻	
——高士其与金爱娣的爱情故事	(136)
——曲波与“白茹”的爱情故事	(143)
坚如磐石 韧如蒲苇	
——刘绍棠与曾彩美的爱情故事	(147)
檀香木与伴生树	
——李准与董冰的爱情故事	(152)
爱情之花	
——从维熙的爱情故事	(158)
()	
画家张大千的婚姻	(161)
月有圆缺	
——赵丹的婚姻	(164)

长相知

- 李玉茹与曹禺的故事 (185)
- 我和“阿诗玛”的悲欢 (192)
- “吃鸡者”和他的知音
——王景愚与李莉莉的爱情故事 (204)
- 我从戈壁滩走来 (209)

一对科学之宫的探珠人

- 童第周与叶毓芬的爱情故事 (217)
- 科学家的爱情
——王应睐与刘润苓 (224)
- 我生活的真正伴侣 (227)

中锋的婚礼

- 穆铁柱与王专红的爱情故事 (232)
- 人生之花有两片绿叶：事业、爱情
——曹燕华与施之皓的爱情故事 (237)

塘边的爱情

——贺子珍与毛泽东

王行娟

红军第三次攻下永新后，按照毛泽东“大力经营永新”的指示，集中力量争取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力发动群众，把永新根据地建立起来，把这个地区的土地革命搞好。因此，部队实行分兵，把红军分别组织成一支支工作队，深入永新的各区各乡。工作队的口号是：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工作队的任务是：训练建立工农暴动队，筹粮筹款，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

贺子珍按照党的指示，带着一支工作队，来到西乡塘边村工作。

塘边是永新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由大屋、塘边等四个自然村组成，有一百多户人家，五百多口人。在一打永新后，贺子珍曾陪同毛泽东来到这里，进行土地分配的调查，开展打土豪的活动。以后，毛泽东又派人到这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立暴动队，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在第二次打开永新后，这里开始了土地革命。塘边分田地的工作，在永新县进行得最早。它是按照毛泽东制定的分田政策进行的，按人口平分，肥瘦搭配，抽多补少，大概每人平均分到三亩五分田。在分田以前，虽然也开过群众大会，焚烧了土地契约和地主的帐簿，但是由于时间匆忙，调查土地的工作做得很粗，土地也没有丈量，都是农民自报的。因此，前委想深入了解塘边土地革命的

情况，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总结出一些经验来，以便在永新县推广。

贺子珍这次到塘边村，还象第一次来时一样，住进一个贫农老婆婆的家里。这个老婆婆住的原来是村里一个恶霸的房子，第一次打开永新后，镇压了这个恶霸，把他的住房分给了老婆婆。房子一共有四间，左边是一间，右边是连着三间，右边的头一间就做了客堂。贺子珍来后，就住在左边的一间里。老婆婆有个儿子，参了军，家里还有一个媳妇，一个孙子，他们就住在右边的厢房里。

每天清早，贺子珍便同工作队的同志分头去找贫农协会和村苏维埃的干部进行工作，了解塘边土地分布的情况和土地分配有几种办法，群众都有什么意见、反映。工作队里的军事干部除了作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外，还要帮助暴动队员上军事课，进行操练。晚上，老俵们干完活回了家，贺子珍又和工作队的同志们分头到群众家里，同老俵谈心拉家常，了解情况。

不久，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也到了塘边村。工作队安排他住到老婆婆的家里，老婆婆高兴地把堂屋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

那时，革命根据地刚建立，土地怎样分配最合理，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各区各乡的做法都不一样，群众议论纷纷，毛泽东已经跑了永新的几个乡，听到了一些意见。他这次到塘边来，就是想进一步调查研究，比较一下几种分配方法的利弊，以便总结出一些经验，制订一个统一的土地法。

毛泽东一住下来，立刻听取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汇报，毛泽东一面认真地听，一面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并不时地提出问题，比如：对这种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都是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什么人？

他们的阶级成份和政治态度如何？贺子珍对这些问题，一时还归纳不起来，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是怎么说的。看看自己没能够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贺子珍感到羞愧，白皙的脸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丝毫没有责备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说：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于是，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首先是调查者自己要心里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劲，收集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另外，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用不同的方法，对有的人，比如说对土改的积极分子，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是向富裕中农作调查，就要转两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也有几个弯。

贺子珍睁大眼睛听着，她从没有想到过调查研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接着，毛泽东提出开几个调查会，请工作队帮助组织、安排一下。贺子珍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她心里暗暗地想：“这可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呀！”

汇报会之后，贺子珍一面帮助毛泽东组织安排调查会，一面悄悄地留心观察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她发现，毛泽东每天晚上总要一个人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把当天的情况汇总起来，写出第二天需要的调查提纲，作好充分准备。调查会开起来，他亲自主持，亲自记录，把每个人谈话的要点都记录下来。细心的贺子珍还发现，毛泽东虽然准备了调查提纲，却并

不完全按照提纲提问题，而只围绕这些问题，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从不同的角度提问题。贺子珍觉得，每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调查会，都仿佛在她思想的窗口上，透进一缕睿智的阳光。

毛泽东不仅在塘边村作了深入的调查，还到附近的村庄去作调查。他了解的内容，有农村土地分配情况，也有工商业分布、生产、销售的情况。以后，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写了一个报告，也就是后来他十分惋惜被丢失了的《永新调查》。

《永新调查》，贺子珍曾经看过。几十年后，她还记得犹新地对笔者说：“里面主要谈了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有关于土地革命方面的情况，也有对工商业政策的意见。当时，有的人实行过左的政策，对工商业者的财产，采取没收的政策。毛泽东实地作了调查后，纠正了这个错误。《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宁冈写的，写好以后曾经油印出来，发到井冈山各个团。”

贺子珍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对毛泽东的印象也越深。她记得，在一打永新以后，永新的群众和干部都怀着比较强烈的复仇情绪，觉得过去受了土豪劣绅那么多的压迫和欺凌，现在翻了身，一定要好好整这些家伙。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提出口号：“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人！”对这个口号，贺子珍也是赞成的。因此，在攻下永新以后，发生了烧土豪的房屋，杀土豪劣绅的现象。毛泽东是坚决不同意这样做的。他在第一次攻下永新后，在县城召开了一次党、政干部联席会，专门就政策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毛泽东提出要保护工商业，筹款采取评议的办法，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愿拿出一部分钱来。他耐心地对大家说，不要烧房子，也不要多杀人。烧了房子，毁坏了

物，对群众没有好处，多数群众是反对的；对民愤很大的恶，是要杀一些，但也不要多杀，杀多了，造成人心惶惶，引起不必要的情绪对立，对革命没有好处，群众也是反对的。毛泽东的这番话，对贺子珍启发很大，她第一次认识到，不论办什么事，不能凭感情用事，要考虑得更多些，更远些，从大局出发，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从那时起，她就深深感到，能够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对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很有帮助。这次在塘边，她的这种愿望更加强烈了。

这时，在塘边，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有一天，一支外县的地主保安队突然向塘边村袭来，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敌人，以密集的枪弹向守在要道上的塘边暴动队发起进攻。塘边地处在遂川、莲花和永新三县的交界。虽然永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塘边附近几个县仍是敌人的天下。从塘边逃出去的地主向附近的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有个中央委员毛泽东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以五万大洋作悬赏，捉拿毛泽东呢！保安队这些家伙贪财心切，立即纠集起来向塘边发起突然袭击。

正在堂屋同毛泽东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和暴动队员的报告，不禁大吃一惊，她知道，塘边附近有一个连的红军，还有毛泽东的一个警卫班。但是，因为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意外，队伍全部分散到各个庄子去做群众工作，一时无法集中。暴动队员大部分没有枪，只有梭镖，光靠他们能不能顶住保安队的火力，实在是个问题，万一顶不住，毛泽东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要是毛泽东出了什么事……贺子珍越想越紧张，脑子全乱了。

她抬眼看看毛泽东，他却非常沉着冷静，仍然慢条斯理地抽他的烟，稳稳地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

事实上，毛泽东正在分析眼前的局势。贺子珍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他觉得，来者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是一小股保安队，尚未搞清楚，这一仗如果冒险去打，有可能陷入被动，危及塘边人民的安全。于是他果断地作出决定：“通知村里群众，马上撤出村子！”

塘边村地处在群山之中，走出村落就是山，村里的干部和群众很快都撤到山上。毛泽东同贺子珍，还有老婆婆一家，一起上了山。他们隐蔽在密林深处，注视着敌人的动向。

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的百姓已经有了准备。他们人数不多，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久留，在村子里抢掠一阵子就走掉了。

一小队民团，小小的一次骚扰，这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同多少重大的战役相比，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一书。但是，它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怎样镇定自若，沉着应付。这种冷静、自信和力量，正是她所缺少的。在同毛泽东的接触中，贺子珍常常拿自己同毛泽东相比，每次相比，都感到自己年轻幼稚，同时感到在毛泽东的身上，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有无穷的力量。毛泽东这种优异的、革命者的素质，是这样强烈地吸引着她。每当她来到他的身边，就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有他的帮助和指点，自己也变得聪明和成熟多了。毛泽东对她的帮助是十分热心和真诚的。大到政策、思想、方针，小到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耐心地作指导。有一次，贺子珍出去做群众工作，到了吃饭的时间，群众要留她吃饭。她想起红军的纪律，婉言谢绝了，饿着肚子把事情办完，回到军部才吃饭。毛泽东知道后，夸奖她说：“你做得对，老百姓生活很苦，他们留你吃饭，肯定要给你做点好的，

这样就增加他们的负担了。”自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贺子珍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好老师了，遇到有什么事情想不通，或者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总喜欢去征求他的意见，请他帮助出主意。在地主武装袭击塘边之前，她对毛泽东更多的是同志的敬爱之情，但是在塘边遇到这次意外事件，他们一起商量对付敌人的办法，一起上山隐蔽以后，她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能够永远在他的身边工作，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该有多好！”

年轻姑娘的心事是从来不肯轻易吐露的。贺子珍虽说是反封建的先锋战士，但一想到自己悄悄爱上一个人，就感到那样不好意思，胸口怦怦直跳，平时的勇敢、大胆、泼辣的作风也变得无影无踪了。毛泽东从她的神态和表情中，懂得了她的心思，仿佛看到了这个年轻、质朴的姑娘那颗火热的心。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和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土布上衣的衣角。

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接着，他动情地讲述了他的经历和身世。

贺子珍从毛泽东的谈话中，知道了他追求革命、献身革命的经过。他已经三十四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信，路途又这么遥远，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

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听到毛泽东这些坦诚之言，贺子珍被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为了革命，抛妻别子，孑然一身。他身上的担子那么重，工作那么忙，自己的生活无暇料理，是多么困难啊！她看看毛泽东那身好久没洗过的旧军装，在敬佩、同情的目光中，又加上了更多的怜爱之情。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谈得那样投机。两颗赤诚的心不知不觉地融汇在一起了。

他们继续在塘边进行工作。塘边的山间、田野、农家小屋，处处留下他们双双的脚印。

早稻已经熟了，田野一片金黄。这是塘边人民分得土地后的第一个收成，乡亲们喜气洋洋。在开镰前夕，毛泽东向红军战士发出支援夏收的号令。红军从干部到战士，每天清早四点就下田，一直割到晚上七、八点钟。

贺子珍同毛泽东也参加了割稻子的劳动。她是城里人，从来没有干过农活，毛泽东却是作田的好把式，割起稻子来干净利落，连种田的里手也不由得点头称赞，毛泽东看到贺子珍不会割，就笑着走过来，教她怎样握镰，怎样割稻。毛泽东的兴致很高，提议大家进行比赛，看谁割得快。贺子珍初学，明知不是大家的对手，也积极参加了。比赛结果，贺子珍被落在大伙后面。可她并不气馁，坚持把分给自己的地塊割完。

在塘边村工作的那些日子里，贺子珍和毛泽东每天都要抽出一些时间帮助房东老婆婆做家务活。老婆婆的媳妇要下田劳动，带孙子、做饭的事把老婆婆忙得不可开交。毛泽东每天早上起来，总要为老婆婆挑满缸里的水，然后帮她打扫院子。贺子珍便帮助老婆婆抱孙子，或去烧火做饭。他们相处得象一家

人。

直到今天，塘边村的老人们忘不了当年毛委员同贺子珍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的情景。他们会指着泉水窝上一口清澈照人的泉水井告诉你：这是毛委员看到这里杂草丛生，泉水混浊，便带着红军战士挖成这口井，让乡亲们喝到清甜的泉水。挖井的时候，贺子珍参加了劳动。他们还会指点着村后那条石基路，对你说，毛委员住在塘边的时候，看到这里没有道路，每天耕牛回村，常到庄稼地里乱踩，于是建议军民一起动手，修了这条路，修路的时候，贺子珍满头大汗地挑过石头……

贺子珍和毛泽东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祝贺，在那样艰苦的年月，只能一切从简。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一下，就完了。

(选自《贺子珍的路》)

模 范 夫 妻

—周恩来与邓颖超

方铭 成也竞 郑淑芸

五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在教育晚辈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说：“你们的终身大事应该由你们自己选择，自己决定。人们为了反对包办婚姻，要求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奋斗了几十年。在解放后的中国，你们得到了这种权利，你们是幸福的。但也可以听听旁人的意见。”接着，他就讲了他同邓颖超定情的经过：“当我决定献身革命的时候，我就考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的。接着，就和她通起信来了。我和你们七妈在共同的斗争中和长期的通信中，相互了解的基础是坚实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在一旁凝神谛听的邓颖超，这时两手一张，笑着插嘴说：“怪不得那会儿突然连连接到你的信呢！”

严肃的教诲，幽默的插话，真是相映成趣，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融洽与和谐。

邓颖超接着又补充说：“婚姻、恋爱应该由自己决定，但是不要一见倾心，就决定终身。一致的思想，共同的信仰，性情的融洽，个性的契合，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全面的了解，然后再确定关系，这样才能结成美满姻缘。”